

國

語

三

晉語第九

國語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

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内里

輿人誦之

輿衆也不歌曰誦

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備善爲佞佞謂

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得其賂田

詐之

見詐果喪其賂

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賂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喪賂秦不

得其賂地得國而狃終逢其咎

謂惠公也狃快也咎謂敗於韓

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

謂不鄭也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既里不死

既

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

禍公隕於韓

禍謂貪恠之禍也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

以歸隕其師徒

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偃

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曰衆口禍福之門

是以君子省衆而動

動行

監

戒而謀謀度而行

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乃行

故無不濟

內謀外度考省不倦

也考校

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日自考省

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

共世子申生也獻公

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

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

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人斯而有是臭也

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

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違似非也

貞爲不聽

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

信爲不誠

信心行之不見誠也

國斯無刑媮居幸

生

刑法也言惠公媮竊居位儼幸而生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

不變更其正大命將

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猗兮違兮心之哀兮言民欲去其

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

微者亦亡謂子固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鎮撫國家為

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

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

播于外揚于民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

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其數

告於民矣數謂二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猶

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猶

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術道也。魄兆見

而民志。隨之。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

導開。明耀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

引者可。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先

為君謀而諫使君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冀芮也。

過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言君

當加。不祥懼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死且有辱。懼天

之禍無後

無後嗣也

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志識也及至也勿忘此古言禍

將至也

及文公入

文公重耳也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冀芮既納文公

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

謝不也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

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也

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

緩遲也

乃謂穆公曰

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

問遺也以厚禮問遺此三人皆

晉大夫來因留止也

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

屬七輿大夫也必出惠公必出奔也

穆公使泠至報問

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

聘且問遺呂甥之屬

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

客泠至也將事行聘事也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

薄禮幣少也

其言我於秦也必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

不殺鄭必作難於我

是故殺丕鄭及七輿

大夫

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

共華賈華叔堅騅欵纍虎特宮

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

豹丕鄭之子

丕鄭之自

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

三子皆在而不及

二三子七輿大夫也

子使於秦可

哉

可以入也

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

共賜華之族晉大夫

曰

子行乎其及也

行去也其及將見及也

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

也將待及

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

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

謀不中為困

困而不死無勇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

任荷也

子其行矣我姑待死

子共賜也

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

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

今又

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

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

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爾父及七輿大

夫且夫禍唯無斃

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

足者不處

罪足以死則不

處者不足

處國者不足以死也

勝敗若化

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

以禍為違孰能出君

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

爾

俟我

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

穀不熟曰饑在魯僖十三年

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

君衆莫不知

無禮背賂也

往年有難今又荐饑

難謂殺里不之黨仍

饑曰

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

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

君其

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

行國家代有

代更也

補之蘆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

下蘆進也

謂公孫枝曰予之乎

枝子桑也

公孫枝曰君有施

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於君也

君若弗予而天子之

予之年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

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

予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汎浮

也歸不反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
秦五城也虢射曰

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猶厚

也疆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

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處

亦當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

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

地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曰深猶重也慶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

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為車右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

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號射為右為簡以承公承次

公車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

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入也

煩已為秦所立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

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受其施鬪士是故眾公曰然

今我不擊歸必狃狃怙也不擊而歸秦一夫不可狃

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君若

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

戈出見使者

衡橫也 雕鏤也 戈戟也

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

列位也

今君既定而列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

若云朝見實欲戰也

客還公孫枝進

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

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

遂成也

其若為諸侯

笑何君盍待之乎

待其亂將自弊也

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

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

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

謂里不也

背其外賂秦外

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

云言也 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若有天吾

必勝之

天道助順故必勝也

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

潰戎馬寧而止淳深泥也止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

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

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

遂止於秦秦所獲也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

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

繫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文也以歸則國

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

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

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

國天下孰不患

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也

公子縶

曰吾豈將徒殺之

徒空也

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

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

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

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

雖立

有道君父之恥未刷

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

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

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

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

要結也成平也

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

代更也

國可以無害是故歸

惠公而質子圉

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

秦始知河東之政

秦取河東

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

內傳惠公以九月歸

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呂甥

卻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

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

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動

羣下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

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

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諱肥取曉也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

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

亡謂在外恤憂

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

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

君猶在外

若何衆曰何爲而可何所施爲呂甥曰以韓之病兵

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賦也言富賦稅以

繕甲兵輔子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

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

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

之戰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

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父公曰而無

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

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思怨也不思願從

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是故云故言其君子則不曰

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

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

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

疾於靈臺將復之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饗饋

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

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

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

誤梁

由靡令君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

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

所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

也曹慙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

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

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

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

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

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

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

君之明也

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

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

弗刑必自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

奔趨也

不

若教之以報讎

讎秦也

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

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

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

且

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

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

成而反之不信

成平也與

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

失刑亂政不威

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

也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

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

質子圍君伐秦秦必殺之

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

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

忌怨也

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

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

鄭擅進退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

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

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

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

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僞言誤衆死今

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

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

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

趣行事乎

趣司馬行其刑也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

公卒懷公立

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

秦乃召重耳於楚

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

高粱晉地

而授重耳實為文

公

晉語第九

國語

曰夫昏姪庶長以命不聞命而對雖與出也

晉語第十

國語

韋氏解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

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

吾曰奔

而易達

達至也

困而有資

資財也

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休息也

也戾定也

今戾久矣戾久將底

底止也

底箸滯淫

箸附也滯廢也淫久

也誰能興之

興起也

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

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

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

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

管仲沒矣多讒在

側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

謀而無正衷而思始

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

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

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晉桓公季末之年可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

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

之塊塊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

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

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

尾二十八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故歲

在鶉尾 天以命矣 命告也謂野人奉塊 復於壽星必獲諸侯 歲復在壽

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

伯故得 天之道也 天之數 由是始之 由從也從 有

此其以戊申乎 有此五鹿當 所以申土也 日以戊申

申廣土地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拜天賜受 遂適齊齊侯

妻之甚善焉 相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 有馬二十乘 四馬為乘 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相公卒 在齊

而相 孝公即位 孝公相公子昭也即 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 動謂求反國也 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 患文公不肯去也 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壻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女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子不取

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

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夙蚤也行道也皇暇也啓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

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也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言能畏上乃能威下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能威民故在人上

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去

不畏威則有刑罪

遠言不能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威民也

避罪故

從中也

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

裨補也

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幾近也言重耳得國年時日月近也

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

濟成也釋置也

敗不可處

敗謂齊也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晉之始封也

始封謂唐叔虞

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立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

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警史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警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

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
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于訾婁

以退之故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
不能禮焉

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

也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

一穆故康叔為文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天胙將

在武族昭唐叔為武穆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族嗣也

也聚財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

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僖負羈餽飧寘璧焉孰

曰寘寘置也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榦也禮賓於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

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

子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它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王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長兄事之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

戎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它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

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

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下降有禮之謂也降

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

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

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闡也同

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

叔與晉同祖唐叔之後別在大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

空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

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環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父也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言天生此高

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勳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相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穆侯之子仇也勳并也一同也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

心之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

王之遺命又使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同姓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

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頤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管醢醢百有一十鑿禾二十車芻薪倍禾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

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

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過三舍禮也

若不獲命

不獲楚還師之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

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弭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

攷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

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

我德不脩也

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土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

章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

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謂狐

趙賈三人也

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

止謂

留為質也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

蜉蝣之三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

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

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 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

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與焉

焉與為公子使奉匱沃盥既而揮之媵御奉匱盥揮

也灑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 公子懼降服

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 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

適此為才適適妃 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也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

妻恐離其惡名非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

有此則無它故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

不備禮故令公子卑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子命公子欲辭

之此自寡人之罪嫌於骨肉相取已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胥

欲辭讓不敢當也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

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子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

圍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二人相與同

德故俱為已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

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陽姊

姝之子曰甥聲雷纍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之庶

孫乃為

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

十四人為二人為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

姬酉祁已滕歲任荀僖姁偃依

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

五宗

唯青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

同德之難也如是

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

是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

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

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

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

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

得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姬姜水名也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

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

也異德之故也

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

異姓則異德

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重耳懷羸之舅

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

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

畏褻黷其

類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灾灾毓滅姓也

毓生也

是故取妻避

其同姓畏亂灾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

合姓合二姓為婚姻

也合義以德義相親

義以道利

有義則利隨之

利以阜姓

阜厚也

姓利相

更成而不遷

更續也遷離散也

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攝持也保守也

房居也

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異也

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

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

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

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已也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已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

使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

德已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

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

詔相重耳如賓禮也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

言此為明日將復燕

中不勝貌恥也

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也

華而不實恥也

有華

色而無實事

不度而施恥也

不度已力而施德

施而不濟恥也

濟成

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

五恥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

非此

用師則無所矣

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也

二子劬乎

劬此五者

明日燕秦伯賦采叔

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

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子餘使公子降拜

降下

秦伯降辭子

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

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

黍苗亦小雅道邠伯述職勞來

諸侯也其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即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

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

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

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

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

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

征伐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

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

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

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賦

河水

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賦六

月

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

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

子餘使公子降拜

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

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

尚有晉國

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

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又在貞在

悔皆不動故曰皆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

筮史筮人掌八謂爻無為也

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閉而不通爻無

為也

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

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易皆利建侯

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

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

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

務猶趨也震

車也

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乎

坎水也坤土

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

車雷也班偏也偏外內者

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

泉原以資之

資財也屯

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

土厚而

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

震

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

易以坤為眾坎為水水亦眾之類故云

主

雷與車

內為主也

而尚水與眾

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眾

車有震武也

震威也車聲軒
隆象有威武
衆而順文也
坤為衆為順為文象
有文德為衆所歸
文

武其厚之至也故曰屯
屯厚也
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
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
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

侯行
主震雷長也故曰元
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

也
衆而順嘉也故曰亨
嘉善也衆順服善故
曰亨亨嘉之會也
內有震

雷故利貞
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
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車

上水下必伯
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小
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

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
濟成也小事小人之
事壅震動而遇坎故

為險阻故曰一夫之行也
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
勿用有所往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

作足故
為行也
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
覆述坤母也震

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

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

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

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

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

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

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

其死請由此亡也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

自誓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爲信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

史有董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

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

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

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

十五度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

曰實沈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居其分次所

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

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

為晉侯故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君之

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謂魯僖

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

謂魯僖

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立祀大火

辰以成善後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

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

謂視農祥以戒農事卦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必有晉國瞽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

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

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海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

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論子圍大論今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天之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參在實沈之次傳曰大火為大辰

伐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也秉執子孫賴之君無

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三者皆晉邑

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

廬柳

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

秦伯使公子繫如師

告曉

師邊次于郕

郕晉地邊師聽命也

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

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

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

而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戊申刺

懷公于高梁

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

袪袂也

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

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

困余于蒲

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于渭濱

濱涯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

渭濱勃鞞爲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

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

若

干二命以求殺余

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余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

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

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

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

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

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

易反也

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訓教也

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

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

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

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

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

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

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

賊謂為子糾射

也 桓公 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 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名鉤帶鉤也 鉤近於袪而無怨言 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 佐相以終

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字覆 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 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 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 棄為民主之道 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勃鞞闞士故曰臯戾

之 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 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 將以己丑焚公宮 已丑

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 遽疾也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

惡心也 惡心惡謂不怨也 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

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遁行

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

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

豎文公內豎里

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

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

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

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失閏

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

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為

之備衛僕使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棄責薄

歛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救乏振滯匡困

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關易道通

商寬農輕關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茂穡勸分

省用足財茂勉勉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利器明德

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

物方常也物事也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昭

舊族昭明也舊族舊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國之

臣有功者之族

也

費臣

尊寵

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旅

旅客也

友故舊

故舊為公

胥籍狐箕藥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

官朝

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

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

遠官縣鄙也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

受公田也

庶人

食力

各由其力

工商食官

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

阜隸食職

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

官宰食加

官宰家臣

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

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

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

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大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

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鄆父告秦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

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侯輔之受圭瓚秬鬯武

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

納王也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二邑戎翟問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

東行曰下右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周地也昭

叔通翟后與俱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處温故取殺之

于邾成周東都邾王城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

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

云隧王之墓禮昭謂隧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

不可以二王二王無無若政何無以爲賜公南陽陽樊政於下

温原州陘絺鉏欂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

也又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䟽軍而去之䟽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問

也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

原地也請降還一舍而請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又伐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

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許不

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單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元公之德入於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圍宋父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

抗救也

其衆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

濮城

衛地

君子曰善以德勸

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

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臯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臯同耳反撥也埤

鄭人以名

城上女垣僖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

鄭人

寶行成

名寶重寶

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

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

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

詹請往鄭伯弗許

鄭伯鄭文公也

詹固請

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

以詹子晉人晉人將亨之亨莫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

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

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

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

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信於名名

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也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於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穀卻

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

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

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為勸文公納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

民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尚助也上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

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

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

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

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

軍伐有賞

伐功善也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

以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

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

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

可廢而不用

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倫伍也三子晉大夫

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

代狐毛

公曰趙衰三讓

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樂枝等八

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

清原晉地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晉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

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

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

義宜也

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且居

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

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二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

臼季胥臣也

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

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

郭偃卜偃也

曰始也吾以國為易

易易治也

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謹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也遠

篠不可使俛籛篠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焦

僂不可使舉焦僂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可使抗

援口不道忠信之言矇矂不可使視矇無眸子而無見曰矂聾瘖不可使言聾生而聾曰聾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聞亂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竝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竝也若有違質違邪

可竝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竝也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動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少小也浚便也豕牢厠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浚於厠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

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子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奉事父王季使不加怒敬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

號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妣

刑法也大妣文王妃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德之妻謂大妣御治也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

唐云入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而咨于二號咨謀

也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誒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誒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而柔和

萬民柔安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

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

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籛條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鑄直主擊鑄籛條蒙瑯蒙戴也瑯

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之矇矂脩聲無

於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儻昏嚚瘖焦僥

官師所不材也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若川然有

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善言此者終述欲用其民伐也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盍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

難在鄭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

尊卑順少長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作三軍唐尚書

習威儀也

地名

云立新

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

言文公之初未有新軍謂掌國

政也 卻溱佐之 卻溱晉大夫卻至之先或云溱即至非也 子犯曰可矣

即可用也 遂伐曹衛 在魯僖二 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伯 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疆也

晉語第十 國語

不材也
夫發者因

而何之春也
後國語

十而後國語

十而後國語

十而後國語

十而後國語

晉語第十一 國語 韋氏解

曰季使舍於冀野白季晉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耨其妻餽之

冀缺卻之子也耨耘也野饋曰餽詩云餽彼田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也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臯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卻謀

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予之冀故云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

脩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温山傳曰及温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兒情之華也容兒者情之華采言兒之機也言語者容

兒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也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兒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釁隙也今陽

子之兒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若中不

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兒彊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中外

易矣易猶異也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

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親胡

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謹辨察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兒以

蓋其短也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而犯怨之

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

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它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三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

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温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

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
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

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厥也

河曲之役

河曲晉地

靈公襄公子夷臯也司馬為軍吏矣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

趙孟宣子也干犯也

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

行軍列也 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

沒終也

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

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於公朝莫

也

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

不黨

比比義也阿私曰黨

夫周以舉義比也

忠信曰周

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

任公為義

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

觀汝能否

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勉之始終其志

是行今所行也

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

臨監也長帥也

皆告諸大夫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

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

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教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

則法也

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

脩行也

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

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

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儆其民

也錡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襲

侵密聲為慙事也慙慙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

也乃使勞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振奮

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公患之患疾也使

鉏麇賊之

鉏麇力士賊殺也

晨往則寢門辟矣

辟開也

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

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

麇退歎而言曰趙孟劭哉

言夙興敬恪也

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鎮重也

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

享受也殺之為不忠

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

觸廷之槐而死

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

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

趙穿攻公於桃園

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

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

逆迎也迎於周

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郤獻子聘于齊

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

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

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

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

武子晉正卿士會也

曰燹乎吾聞之

燹武子之子文子也

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

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

不得政何

以逞怒

得政為政也

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

致歸也

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

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

乃告老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

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為隱耳是也

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

解其三事

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兒冠也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於鞍獻子時為司馬將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如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肉盛以蜃

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

死祗以解志也祗適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也逸奔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

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武子憂望也對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

也在魯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

成三年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

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
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

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
歸饋也執政執

事也懋願也御人婦人也願
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苗禁皇曰郤子勇而不

知禮禁皇晉大夫楚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其與

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

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埃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不

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壞而自崩將若何朽齋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壞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乘縵不舉策

於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伯於君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見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子處父也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

愁庇州犁焉亟疾也索求也愁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得畢陽畢陽

晉士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

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卻害弗忌畢陽實送州犁

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大宰

晉語第十一

國語

晉語第十二 國語 韋氏解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 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武子欒書也禮既冠莫贄于君遂以 昔吾逮

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兒也實之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 惜也吾老矣 惜已年老

德所 見范文子 文子范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知不足者 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矇也誦誦讀

聽謗譽也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堯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也堯惑也

風聽臚

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辨妖祥於謠

辨別也妖惡也祥善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

考百事於朝

百官職事

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術道也

先王疾是驕也見卻

駒伯駒伯曰美哉

駒伯晉卿卻錡也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恃年自矜

見韓獻子

獻子晉卿韓厥也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

幾無也

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

物類也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

糞除諭自脩潔

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
之子荀瑩也
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季子文

子曾祖趙衰也
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子也

以政得政也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子靈公文也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

郤犇也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

見温季子温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不如

誰可以求其次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張孟也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也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行與否在子之志也稱述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道訓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范文子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方所在今我寡德而求王

者之功故多憂

我晉也

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寡德

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

十六年魯成

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

苦成叔郤犇欒黶欒書之子桓子也郤犇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

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

恭王莊王之子蒧也或作審東夷楚東之夷也

楚半陳公令擊之

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

楚師將還我擊之必以勝歸

將還無關心故可勝也

夫陳不違

忌一閒也

違避也忌謂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鄆陵

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

南夷據在晉南也不

與陳不欲戰也

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

雖俱陳不整齊也且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譁器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樂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已專其美也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

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緋跗注

兵服自要以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也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殷盛也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

傷也傷也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之為障耳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閒不敢當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君

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是以內蘇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內行不行於大臣

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

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欒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

不義而彊其弊必速

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

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畔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

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

不復征伐無所爭也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

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

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

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

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盜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

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在

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衆散故不

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

僖三十年晉國固有太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

為上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

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也座將害大是也納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

潔公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威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

患之將謀謀所以距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宣子也自

公族爲公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

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爲戮言義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爲有姦故必爲戮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文子欲匄諱大臣不蓋掩人是爲避難既退荆師於鄢陵將穀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也

傳曰晉師三日館穀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脩德以報晉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

之也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祝史也

曰君驕泰而有

烈也烈功也

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也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舊去舊必

難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免

於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

公殺三郤欒中行畏誅乃殺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

發鉤楚公子茂也傳

曰因楚公子茂

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

使告晉君

曰郤至使

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

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尚未

至言晉可敗也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

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

王得免

吾歸子

子告晉軍如此吾今子歸楚也

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

書曰臣固聞之

固又也

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

之師已勸君戰

已郤至也

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公周也

事不成

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引也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

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

之見孫周

規微視之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卻至苦

成叔及卻錡

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

卻錡謂卻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

知人不詐

為詐則不為知

仁人不黨

不羣黨也

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

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

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

後晚也

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

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

是故皆自殺

傳曰三卻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

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

既刺三卻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緜

之以刑謂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

可謂刑鯁害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翟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

八年正月厲公殺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嬖大夫也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也

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知威行於君爲不仁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與盾之弟樓嬰通

嬰兄趙同括故之姬諧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年十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

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晉語第十二 國語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二十八年春，秦伐晉，取郟。晉人患之，張武曰：「秦，晉之讎也，不可與處。且秦之取郟，將以害晉也。」

晉語第十三 國語 韋氏解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欒書也知武子荀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稗

也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

夫之命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以

善見廢

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

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

民常下不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嫌

專上也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

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也史辱君之

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

宮武宮武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

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

也與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畢

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宥

間罪薦積德間非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逮及

及之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養有

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官朝也使呂

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

尚書云荀首時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

羽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罃之字也邲之戰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

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

許之故曰以鄢之役親歃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

馱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無

顯子孫無在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使彘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

也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文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

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使

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犢之孫魏顓之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翟士及洛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曰輔

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鍾景公之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

也育遂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

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宣明也物事也知藥糾之能

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藥糾晉大夫卞糾也政也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

而不暴故藥伯請公族大夫藥伯藥武子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檜文敏荀檜荀家之族厭黜也果敢

蟹藥書之子栢子也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靖安也使茲四

人者為之也茲此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

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道教之使文敏者道

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也使鎮靖者脩之脩治

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也婉順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

壹壹均一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也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候

中軍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遏寇

夫輿尉上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軍尉也

馬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藉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

乘馬御也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六駟屬焉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

子平宣子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

諸侯

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復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

此始命之

四年諸侯會於雞丘

雞丘魯襄三年

於是乎布令

結援脩好申盟而還

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

令狐文

子卒

魏文子

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

使佐新

軍

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

使張老為司馬

代魏絳也

使范獻子為候奄

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公

譽達於戎

戎諸戎無終子之屬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

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

述上會時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

楊干悼公之弟行行列也曲梁晉地

魏絳斬其僕

僕御也

公謂羊舌赤

赤羊舌職之子
銅鞮伯華也

曰寡人屬諸侯

屬會也

魏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

戮辱也為我
執之勿失也

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

辭陳其
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

僕人掌傳命聞
公怒欲自殺

士魴

張老交止之

交夾也

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

不忘其死

誅責也

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日前也

狃正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

順順也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無犯
其令是為命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敢不敬
奉其職

君不說

請死之

請就死也

公跌而出

跌徒也

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食

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令之佐新軍

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

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

辭請老也

公問焉曰孰可

誰可

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

少釋也婉順也

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

也弄其壯也彊志而用命

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

守業而不

淫

事業所學也

其冠也和安而好敬

冠二也

柔惠小物

柔仁也惠

也愛而鎮定大事

鎮安也言知思能安定也

有直質而無流心

流放也

非義不變

言從義也

非上不舉

舉動也故

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也

大事軍事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薦進也所

能擇父能擇子也
比比玄也義宜也
公使祁午為軍尉没平公軍無秕

政没終也平公悼公之
政子彪也秕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餽諸戎
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
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

魏絳也和諸戎諸
戎欲服從於晉也
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
好得貪貨財
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
諸華華夏也

戎不得存恤諸侯
諸侯必叛故失之
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荐處
荐聚也
貴貨而易土
貴重也易輕也
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佃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
震懼也
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

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

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穆子

厥之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

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

亂謂見殺公族同姓也

臣聞之曰無功

庸者不敢居高位

國功曰功曰庸

今無忌知不能臣君使

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

還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

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也其

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揚干也而辭

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

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

服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脩備

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

非歌鍾二肆歌鍾歌時所奏肆列也凡及寶罇罇小

寶鄭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軌車也十五各十五

百乘淳偶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

會于鄒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

謂十年會于粗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

魚蕭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

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

也 財富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

善善為德

惡惡為義

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

為行也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肸習於春秋

肸叔嚮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

孔子未作春秋

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彪平公也

晉語第十三 國語

晉書卷十三 禮志

太子斌

斌字叔

春煇

日也天報顯之春煇風也之去也

以其事以其惡妖臣謂對善矣公曰陳蒲權曰羊

公曰可謂對善權曰謂矣之無曰我亦謂也

權曰詔不之樂俱樂矣對善之樂俱未也

曰公復曰黑氣於臺而望曰樂夫

樂夫

晉語第十四 國語 韋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彪也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藥盈之黨也

平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箬

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公遂逐羣賊

羣賊藥盈之黨謂知起中行嘉州綽刑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謂陽畢曰自穆侯以

至於今亂兵不輟 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 民志無厭禍敗無已 厭極也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 也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 本根亂本謂藥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柯斧柄所

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藥公

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言既

有明教當有威權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言既

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亦掄逞志虧君

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

及後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若從則民

心皆可畜皆可畜養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

欲惡情欲好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藥氏之誣

晉國也又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藥書雖殺厲

德在人如周藥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

人之思邵公

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原韓魏

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

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

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父長計也行權不可

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訓也

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之不道

亦無君矣與無君同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

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害於國而勞君身

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之

箴猶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

待備也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

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

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

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而立之

居二年後三欒盈晝入為賊于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

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

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不

克出奔曲沃

傳曰晉人圍曲沃

遂刺欒盈滅欒氏

刺殺也傳曰晉人克

欒盈干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是以没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

之出

懷子盈也出奔楚

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

執政正卿即范宣子從

欒氏者為大戮施

施陳也陳其尸也

欒氏之臣辛俞行

行從也

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

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

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

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也

再世以下主之

大夫稱主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

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

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

刑臣公說說其固止之不可可肯厚賂之辭曰臣嘗

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

是隋其前言隋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君問而陳辭未退

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曰是虎目

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出谿

壑可盈是不可厭食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

而抑刑侯遂弗視不自養揚食我生揚叔向邑也食

刑侯殺之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也其母夏也姬之女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不朽滅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

不改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小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

豕韋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之後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唐于杜謂之杜伯

乎卑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

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是為范氏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蘇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代父職為中軍

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

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

出也徵召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瀟獻公立公孫剽二

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
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

也唯事是待
旅客也言客寄
問於張老
三君云張老

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張
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戎兵問

於祁奚
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
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
回邪
內事之邪
內朝也
大夫之貪是吾罪也
大夫

公族大夫然
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

外應受我
問於藉偃
藉偃上軍司馬藉游也
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
孟張
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
釋夫子而舉
釋舍也舉動也
是反吾子也
吾子宣子宣子為上

鄉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問於叔魚叔魚叔魚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

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盜訪之訾柘訾柘宣子家臣

訾柘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

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

軍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言皆從子之命何但蘇大

夫盜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也訾也訾也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

也宣王殺杜伯生子輿為理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

朝無茲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

伯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

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

命士會將中端刑法輯訓典輯和國無茲民士會為奔秦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

文子武子之子夔也晉使士夔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

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

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

國是以受郇櫟

郇櫟晉二邑也

今吾子嗣位於朝無茲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

三子子輿武子文子

今既無事矣而非齎恨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

宣子說乃益

齎田而與之和

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

訾柘死范宣子謂獻子

獻子宣子之子范鞅

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柘也吾朝夕顧焉

顧問也

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

無賢臣也

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略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謀於眾不以賈好賈求

也言心樂咨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善衷

也由宣子曰可以免身從也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洵以琴寫

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水之中聞此聲者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必於濮水之上乎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夫樂以開山川之風開通也

八音以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風德以廣之風風宣

通八風其德韶夏濩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
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
風物以聽之
言風化之動
物莫不傾耳

而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

有時動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鵝不死鵝扈小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

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

赦之忸怩慙兒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也撫拊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有謂

所建為及諫爭相為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

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引黨以封已

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相公

襄二十叔向命召行人子貞行人掌賓客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

進也言次叔向曰盍也欲子貞之對客也子朱怒曰應直事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

與貞同也

何以黜朱也

黜退也

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集成也

子

孫饗

饗饗其福也饗或為賴

不集三軍之士暴骨

必復戰也

夫

子貞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易變也

茲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

拂塞也

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

庶幾於興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之兵

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

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

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

趙武晉正卿文子也

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信不

可犯犯陵忠自中自中而信自身身行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劫也劫動今我以忠謀諸

侯謀安而以信覆之覆驗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

兵為忠信是以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塞絕信反必弊弊踏忠塞無用無以用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子何愛於死死

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是行也

以蕃為軍蕃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

不設壘壁

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 侯遮扞衛不行則侯望遮遮罔也書

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

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

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

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侯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

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侯遮 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

而罷侯遮者不設之諸侯與之故 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守信

不敢謀也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 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也 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 而裨諸侯之闕闕裨也 歃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以 今雖先

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

山

陽楚為荆蠻荆州之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

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

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

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樂相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楚國也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

以事及於臯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

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

為欲衛社稷也

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

不免於討

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

難難居也

自它及之何害

何害於義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

美生惡死

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

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

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邨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

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官也斲其椽而礮之椽椽也礮磨也張老夕焉

而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礮

之無密也大夫斲之不礮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備物

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孤射姑所殺其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士故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

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善行

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

必欲進賢
邊不肖

秦后子來奔

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在魯昭元年

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君道乎

問有

對曰不識

難即言之故曰不識

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

道有不

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餼孰

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譴

覺必恃而驕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

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

言朝恐不至夕

文子出后子謂其徒

徒

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怙日而瀝歲

怙偷也瀝遲也

怠偷甚矣

怠懈也 偷苟也 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 非常之禍 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蘇名也 出曰疾不可

為也為治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 惑以生蠱惑於

女以生蠱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 良

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 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 若君不死必失

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 以佐君為

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 慝惡也

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 和

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

也 感 搖木不生危搖木大木危高險也 松柏不生埤埤下淫也 以

存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
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

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官猶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隱穀之飛

實生之隱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

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

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

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靜安也伏去也言夜

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今君一之晝夜

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諭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皿器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

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去

也文字

文子

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

年諸侯服則專於色

過是晉之殃也

過十年荒淫禍及國也

是歲趙文

子卒諸侯叛晉

叛晉從楚

十年平公薨

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

避景公仕於晉

其車千乘

從車千乘

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

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郊敖子干奔晉

叔向為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

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

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

上

大夫一卒之田

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百頃

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棊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棊木檐也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於朝無位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則上為韋

藩木棊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

國之子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似熊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也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

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躬周祀之是

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

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為周董伯為尸則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

方鼎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吾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欒書為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懷歸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以免於難免殺君

及栢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栢子欒略則行

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栢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栢子之子盈也可

以免於難而離栢之罪以亡于楚士奔也夫郤昭子昭子

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

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欒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栢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栢叔韓氏之祖曲沃栢叔也栢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晉語第十四

國語